

爱怨交织化工厂

□施光华

欣悉为配合打造合肥东部新中心,瑶海区提前行动,已拆除包括化工厂区域在内近20万平方米消息后,我驱车赶至现场,举目眺望,果不其然,数平方华里厂房建筑已夷为平地,仅剩几个烟囱孤零矗立地面,十几台挖掘机正紧张有序地平整着土地……

此情此景,一种复杂心情油然而生:一觉不舍,源于我为之工作奋斗40年的“家”说拆就拆,没了,以后只剩下美好回忆了。二觉欣喜,东部城市居民赶上好政策,一个崭新的新中心在不远的将来展现在世人面前,数十万东家人直接受益啊。

说起这化工厂,有人爱来有人怨哟。爱的人当然是厂内职工,这个厂从1957年建厂至今,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职工从几百人到现在3000多人,职工家属从几百人到现在1万多人。近60年来,大伙儿爱厂如家,勤俭奋斗,兢兢业业,发展成为省内一家规模最大的氯碱化工企业,不但养活了自己,而且每年上缴可观的利税,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。一提起化工产

品,也许有人不那么感兴趣,其实这里生产的所有产品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打一个通俗的比喻吧,生活区防盗钢门钢窗铁栅栏制作要像布匹一样裁剪吧,这就少不了乙炔气和氧气切割;衣服为啥保持鲜艳不掉色呢?这就是保险粉的功劳;农民兄弟搭建的塑料大棚和市民使用的各种塑料制品,离不开聚氯乙烯树脂做原料;庄稼遇到病虫害需要杀虫双扼制;病人呼吸困难少不了氧气帮忙。

化工生产,有毒有害气体污染了空气、环境和部分农田;处理好的和不好的下水一股脑儿昼夜不停地流向淝河污染了水质;还有那火光闪亮的大电石炉,其烟囱里喷射出漫天的迷眼粉尘。这些都少不了被受害群众指责、索赔以及生产整改。记得上世纪七几年我当学员的某一天,一群农民兄弟呼哧呼哧抬来一头死牛放在厂办公楼下,吵吵嚷嚷说是喝毒水死了要求赔偿。是否实情不得而知,反正牛是死了躺在那儿,估计不破费一笔钱收不了场。市内原来没有垃圾场,各单位垃圾需自行

处理,化工厂几十年聚集成山丘的工业和生活垃圾都堆放在厂北围墙外侧,气味难闻影响健康,周围村民怨声载道,有时甚至怒火冲天,摩擦现象时有发生。

三字经曰:人之初,性本善。其实国人都是善良的,包括郊区村民。当初爱厂子的人是为了奉献,为了生存;怨厂子的人是为了环保,为了健康;大家都没有错。现在打造东部新中心,化工厂顾全大局,以雷厉风行的速度早已搬至新园区,郊区房屋拆迁,村民也个个喜笑颜开住上新居楼房。这种恩怨怨也早已随着各自搬迁和东部新中心的崛起,化为烟云飘然而去。现在将化工厂拆除,是城市发展的必然,也是人心所向,大势所趋啊。

回顾过去,展望未来,站在横跨化工厂中段郎溪路大桥上,我不禁要为建设东部新中心规划点赞。化工厂凤凰涅槃成就自己,也将成就东部新中心,更是成就瑶海和合肥!我虽然退休了,但为曾是化工厂一名员工而感到庆幸和自豪。

儿时捅马蜂窝

□郭旺启

不知什么时候,家门口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蜂窝,马蜂常在门口飞来飞去。我害怕孩子进出门时,不小心惹恼了马蜂,就赶紧趁着夜晚,拿上木棍,捅掉了马蜂窝。捅完后,我心里的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。

对于马蜂,我一向没有好感。回想小时候,我虽然不是特别胆大的孩子,但是也干过捅马蜂窝的事儿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家院子外面有一棵大槐树,每年春天都会开许多槐花。刚开的槐花吃起来又香又甜,我们小孩子常常摘槐花吃。也许是因为槐花的香味,吸引了一群马蜂在槐树上安家落户,建造了一个大蜂窝。有一次,我和几个小伙伴看见后,我就问大家:“你们敢不敢把马蜂窝捅下来?”大家都说敢。因为马蜂窝位置比较高,我们决定用石头砸下来。于是,我们每人手拿一颗石块,站在马蜂窝下面,说声:“砸。”我们手中的石块便一齐砸向马蜂窝,其中一颗石块正好砸中了马蜂窝,马蜂受到了惊吓,一下子倾巢而出,像一群小轰炸机似的向我们飞来。此时,我们赶紧四散奔逃,我跑了几米后,

就赶紧趴在地上,捂住头部。因为,我们知道马蜂对于破坏蜂窝的敌人总是紧追不舍,毫不留情,不蜇目标不罢休。即使是这样捂住头部,我还是被一只马蜂狠狠地蜇了,顿时感觉到头上火辣辣地疼,并且鼓起了小包。我心里恨透了这群马蜂,第二天,我们找机会终于把马蜂窝除掉了。

后来,我家二楼的屋檐下也出现了一个马蜂窝。吸取了上次的教训,我不再那么鲁莽了,决定晚上火攻。到了晚上,我在一根长木棍上缠了些碎布条,又滴了些煤油,点燃后,就一手拿着手电筒,一手拿着火把向楼上冲去。当然,这次,我头上戴了一顶帽子,也做了一些保护。走近马蜂窝,我举起燃烧的火把,心里想:你们要完蛋了!很快,马蜂窝就被火把烧掉了。我也赶紧躲进屋子,免得马蜂有机可乘,再蜇我一下,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。最终,我有惊无险地大获全胜。

儿时捅马蜂窝,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勇敢的事情,但是,我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:做事切不可鲁莽,要三思而后行,用智慧战胜对手。

养乳鸽

□吴长海

我8岁那年,父亲不知从哪儿弄回来两只小乳鸽。这对小乳鸽还不到一个月,翅膀刚刚长出粗毛,一双漆黑的眼睛四处张望,望着这两只小精灵,我们兄弟三个都喜欢得不得了。

父亲对我们说:“你们喜不喜欢小鸽子啊?”我们立马齐声应道:“喜欢!”“喜欢就每天去外地多捉虫子来喂小鸽子。等过一两个月小鸽子长大晓得飞了,它们就能出去找食了。”父亲又说道,“小鸽子长大后每月能孵一窝崽(两只),到年底,我们家就有十几只鸽子了!”“那鸽子长大后我们能不能杀了吃呀?”我问父亲。“当然能。我买鸽子养,就是为了以后杀给你们吃,让你们长好身体。现在你们的任务是要把鸽子养好养活。要是养死了,谁也别想吃鸽肉、喝鸽汤!”

打那时起,我和弟弟们就每天到外面去捉蝗虫和小鱼小虾回来喂鸽子。那时鸽子太小,不知道吃东西,非要人喂不可。没想到小鸽子吃了两天蝗虫和小鱼小虾后就开始拉稀。我和弟弟们都吓不过,生怕小鸽子死了。

“爸,鸽子今天怎么不吃不喝啊?”我忧心忡忡地问父亲,“是不是病了?”

“怎么?才养两天就病了?”看父亲那模样,也很着急。

“那怎么办呢?”我急急地问父亲。

“等我去问问你表叔就知道了。”父亲说。

那晚,父亲硬是走了十几里山路去了表叔家,因为鸽子就是在他家买的。表叔是兽医,肯定知道鸽子生病是怎么回事。

“不要紧,”父亲一回到家就对我说,“你表叔说了,鸽子不吃活食(指小动物),吃了就会生病。明天给点米饭吃它就会好。”

听了这话,我们三兄弟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。

果然不错,后来,我们每天喂半生不熟的米饭给鸽子吃,没几天它们就生龙活虎一样活泼可爱了。

大约过了一个月,这对小鸽子在我们三兄弟的精心喂养下就能展翅高飞了。后来正如父亲所说,到今年年底,我家就有了十几只鸽子,家里堂屋的墙壁上做了一排鸽子笼。

到了第二年,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让鸽子继续发展了,在小鸽子开始学飞的时候,就把它们杀了清蒸来吃,这时的小鸽子肉嘟嘟的,又鲜又嫩,我们连骨头一块都吃了下去。说杀鸽子,其实不是刀杀放血,而是将小鸽子拿到水里灌死。如今想起来也够残忍的。

真要感谢那些小鸽子。在那个极度贫穷的年代,我们三兄弟每月还能吃几只那么嫩的鸽子,也算是很幸运的了。

怀念儿时的柴火饭

□唐吉虎

前段时间到一家农家乐吃饭,这个酒店宣传的是“柴火饭”,光看到名字,我一下子就记起了儿时老家用柴火煮饭的情景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,农村里的家庭都是用木柴作为主要燃料做饭烧炕的,每家的房前屋后堆着的都是柴火。那时候农村有干不完的话,地里的活一忙完,就要去山里打柴火。家里备足了柴火,雨雪天气才不会愁没柴烧的事情。

柴火做饭适合的器具是大铁锅,与用电饭锅及高压锅煮饭不同的是,用大铁锅做的米饭有锅巴。用柴火煮饭,比用电饭锅做饭要复杂得多,火候要掌握好,在烧开水的时候要用大火,等到米下锅后就要用小火烧了,如果火太大的话,上面的饭还没有熟透,下面的饭却已经烧糊了。

只要火候把握得好,烧出来的饭特别香,特别是锅底的那一层锅巴,香脆,嚼起来特别有味道。好长一段时间我盛饭的时候,将上面的米饭扒开,专门用饭勺去铲锅底的锅巴,让母亲数落了好多次仍然不改。

不只是我喜欢吃锅巴,母亲他们也喜欢吃锅巴,有时候还就怕我吃。因为父亲或母亲有时要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去干农活,回来吃一顿中饭一个来回要花很长的时间,母亲就把锅巴和上些米饭揉成团,带到山里或田间去,中午的时候就这样对付着一餐,我估计父亲的胃病也就是那段时间做工这样得来的。

我喜欢大铁锅做的饭,还有一个原因,能喝到里面的米汤。不知道母亲听谁说了米汤有营养,有时候会在烧饭的时候刻意多放一些水,待饭烧开的时候,就舀出一些米汤,打上一个鸡蛋在里面搅拌一下让我喝。喝起来有一股腥味,我喝不习惯,后来母亲在做这个的时候就会在里面加一些白糖。喝米汤只有大铁锅做饭才会有的,用电饭锅与高压锅做饭是绝对不会有这种东西的。

现在农村里基本上都是用上了电饭锅做饭,炒菜也用上了液化气,柴火饭倒成了一个稀罕物被酒店作为一个特色来推出了,也算是酒店花费了一番心思。

我特意跑到厨房去看,还真是在大铁锅里面做的,我特意要了一碗锅底的锅巴,一口下去,还真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不禁又想起了家里的母亲,此刻估计也正坐在灶前,烧着火做着饭吧。